

刺杀程序员小王-卢松松博客



我掐灭手里这支烟，去刺杀程序员小王。

小王，男，程序员，三十上下，一米七余， 供职于某[大型互联网公司](#)，酷爱格子衬衫、双肩背包和机械键盘。两个月来，我通过某相亲网站接近小王，套取到如上信息寥寥，而今天，是我们相约见面的日子。

组织对刺杀小王的原因含糊其辞，不过不打紧，我只是个赏金杀手，这事儿我本就不该过问；反正在我国，每天都有人去死，死法千奇百怪，死因语焉不详，今天轮到程序员小王，那么程序员小王，他必须死。

晚八点，我在中关村一家咖啡馆里等待小王。夜色已深，咖啡馆却热闹依旧，隔壁桌的唾沫飞溅过来，能听见“共享经济”、“O2O”之类的词。斜对面坐着一个女孩，侧脸非常像我去年刺杀的一个证券交易员，这不禁让我有些慌乱。

想什么呢，你可是在中关村的咖啡馆！我提醒自己说。混这片儿的哪个不是搞[互联网](#)的？电话铃声响起，是程序员小王。



“抱歉啊妹子，”小王的声音有些疲惫(鉴于小王程序员的身份，我原谅了这一称呼的轻浮)：“刚开完一个会，接下来还有一个，不知要开到几点，见面要改天了。”

我早已习惯了被刺杀目标放鸽子，只顺嘴夸他是核心人物，公司栋梁。他自己却支吾了起来：

“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。这两个会，跟我的关系都不大，我插不上话，但又都得参加……唉，公司大了这种事免不了。”

“这周末我也不大有空……得在家改晋升答辩的PPT……领导说我今年晋升的希望很大，就是PPT做的太差，得好好改。”

“不过我的成绩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几张PPT没啥要紧。”小王的笑声憨厚而爽朗，中气十足，想必发量依然很茂盛。可惜了，我心里暗暗念了一句，小王不知道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结局。

我们把见面时间改为下周三。可周三还没到，小王的电话又来了。

“这回真对不起，出了点岔子，要赶紧解决，”小王的声音因为歉疚而压得很低：“有个问题CEO追下来了，领导让我们赶紧处理。”

我忙安慰小王别着急，杀手往往比普通人更有耐心。我劝他有了重要Bug就修，用户至上——浸淫在中关村的咖啡馆里，这样的词儿我学了不少。然而小王又忸怩了：“出Bug的功能其实没人在用，原计划下个版本下线。偏偏CEO早上发了封邮件，经理立刻安排了我在内的好几个人跟进，还要把这个功能做大做强。”

“不过这样也好，平时出了问题，总是拉拉扯扯发十几封邮件找人，这次沟通上省了不少事儿。”小王还是那个

乐观的小王，我们只好再约改日。

这一改日就拖了三个月。期间，为达成领导一拍脑门定下的KPI，小王加了整三个月班，和小王搭配干活的产品经理需求改了四十多次，小王的晋升也黯然收场——据说是因为PPT做的太丑。



再联系时，小王的气息明显弱了。

“我跳槽了，”小王喃喃道：“是一家[创业](#)公司。”

“早该出来了，大公司限制太多，创业公司空间大发展大，没有官僚主义那一套，适合我这样的人。”

“新公司挺好，非常佩服这个老板，很有梦想很有激情的一个人。对兄弟们也好，我们弹性工作制，椅子都是进口的，入职就发苹果电脑和机械键盘。”

“最近是真没空见你，忙，每天加班到凌晨。是弹性工作时间，可弹簧拉开了不也老长呢么。主要是快下一轮融资了，得抓紧时间。老板说好好干，融完了给我发期权。”

“等忙过这一阵，见面时我请你吃饭。”小王没变，除了声音有点泄气，还是那个憨厚善良的小王。“小王，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脱发？”问题说出口我便后悔自己的鲁莽。

“还真是有点儿，”小王挺不好意思的：“肚子也开始起了，我得加强锻炼。”



然而从之后我们几次聊天看来，小王的脱发越来越严重了。听说老板突然想给产品加个搜索功能，不用特别复杂，“跟[百度](#)一样就行”。小王因此在公司住了两个月，又胖了十斤。以至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时，声音里明显多了自卑。

“我又跳槽了。”小王说：“新公司被我前一家公司收购了。”

“本来以为老板是个有梦想的人，没想到啊... 原来他招我进来时都已经在给这事儿搭桥了，我只是一颗棋子。”

“我当然要走了，现在我在一家初创公司当CTO。CEO是90后，辍学创业，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一个人。我们做互联网教育，目标是在一年内覆盖99%的农村小学，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。”

我心里一阵发紧——连咖啡馆里不流行讲互联网教育了，最近聊的都是视频社交和IP效应，这方向靠谱吗？也罢，我还是任由他说了下去。

“特别忙！公司刚起步，人少，写代码修电脑都是我负责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咱们再见面吧。”

再联系到小王已经两个月后，我例行公事地问他公司的情况，据他说公司已经转型做直播平台了。一开始他强烈反对，但抵不过CEO和产品部一些人的坚持——本来他在公司话语权就不大，都说他“没有产品sense”。幸好公司转型还算顺利，用户量正在稳定增长之中。

“工作量大了好几倍，但是招不到人，代码还是我自己写...”小王的声音已近似呻吟，“希望融资后会好一些...”

见小王还没有约我见面的意思，我心一横，使出了大杀招。

“昨天听一个程序员朋友说，PHP是最好的语言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小王那边便热闹起来，“胡扯！净胡扯！”我听见他来回踱步，步履因为肚子的缘故而略显迟缓。“你后天中午有时间吗？后天中午！我好好给你讲一讲！”隔壁桌的唾沫溅进了我的咖啡，今天讲的是growth hacking和网红经济。



第二天小王的电话再次不期而至。又要改天?“嗯，又要改天，”他的声音越发低沉，有隐隐的痰音。不好，我想，小王估计已经全秃了。

“CEO想看技术资料 and 代码学习一下，我得赶紧整理了发给他。上午和投资人开会，还在讨论说产品成熟了，要降低技术投入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销售上呢。现在看CEO热情不减，我就放心了。见面改这周五吧，周五准行。”

小王还是那么乐观。我不由得为他担心，该死，我只是一个杀手，哪里轮得到我为小王担心?放下电话，隔壁桌的唾沫又飞了过来，黑暗森林，降维攻击，大概又是什么互联网的新理论，可为了这场刺杀我已经身心俱疲，再无心力去探听。

周一一早，我又接到了小王的电话，小王的声音已经比一根游丝还要细弱了。

“实在对不起...今天又去不了了，”小王说：“一大早的...先是刷指纹的门禁打不开了，现在邮箱也登不上去...刚刚接到CEO电话，说有重要事情找我聊...让我去他办公室，听说投资人也在...”

“抱歉啊...本来想着这版上了线能早点下班，谁知出这么一档子事...又要搞到后半夜了...同事们今天也都不大正常，一早上好几个人来我这儿转悠了...也不说话，净拍我肩膀，怪疼人的...”

“不说了，我先去见CEO，稍后联系...”电话挂断了。下一秒，不祥的预感仿佛天启一般击中我的心脏：恐怕，我是再不到程序员小王了。

果然，从那天起，小王的电话再也无法接通，社交网络账号也停止了更新。小王啊，他就好像夏日骤雨后，路面低洼处的一滩水渍，以无法挽回的姿态渐渐干涸。一连数日，我空坐在那家咖啡馆中，心急如焚地等待程序员小王。小王什么时候会来?我不知道，他是不是正耽搁在路上，是不是哪一个bug又需要修复，哪一条街角又飘起了雪片，哪一件冲锋衣还没有晾干?可是啊，我与小王还尚未见过，哪怕小王此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未必能将他认出。



在这场毫无指望、没完没了的等待中，我曾有过片刻的分神。那是五月的一个傍晚，咖啡馆里我突然发现，隔壁桌那两个唾沫横飞的男子，也都是三十上下一米七多，穿格子衬衣背双肩包，面目模糊，却似曾相识。

他们会不会是程序员小王？我苦苦等待的程序员小王！混乱之中我冲出门去，却被眼前的人流震得说不出话来：无数个小王从我的面前鱼贯穿行，无数个，穿红格子，蓝格子，红蓝格子衬衣的小王，有的一米七三，有的一米七七，戴眼镜背双肩包的小王，搞大数据的小王，有头发没头发地中海和斑秃的小王，做云计算的小王，怀揣四个测试机和一个梦想的小王，梦想改变世界的小王——

傍晚七点，一万匹小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狂奔，在后厂村路狂奔，在上海张江在杭州滨江在深圳南山狂奔，在这一个，和下一个风口之间狂奔；一万匹小王好像一万匹白马，每一匹小王都被另一匹小王推搡着向前，风在风口哗擦出尖利的哨音。然而既然白马非马，风口是否也只是一场虚妄？

那么既然，既然一万匹小王能呼啸着踏过风口，既然风口，能呼啸着踏过一万匹小王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？也许相爱不多以别离收场，也许别离不多是猝不及防，也许雾霾散了就不再重来，也许你终将逃离这座城市。那么也许，也许程序员小王并没有死——

也许在这一秒，程序员小王放下手机，叹息比燃尽了的香灰还要虚无。他甚至不忍心睁开双眼。生怕下一秒，生活给他织造的谜语，就要血肉尽数绽开，露出血淋淋、瘦骨嶙峋的谜底。

作者：公众号生煎包子

相关阅读：